

—— 阎连科创作论

倾斜的乌托邦

崔绍锋◎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阎连科创作论

倾斜的乌托邦

崔绍锋◎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斜的乌托邦:阎连科创作论 / 崔绍锋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6.8

ISBN 978-7-206-12810-3

I. ①倾…

II. ①崔…

III. ①阎连科—小说创作—文学创作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8364号

倾斜的乌托邦:阎连科创作论

著 者:崔绍锋

责任编辑:陆 雨

封面设计:肖文兴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咨询电话:0431-85378033

印 刷:北京七彩京通数码快印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15 字 数:27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2810-3

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言

阎连科是当代华语文坛上最值得关注的重要作家之一，也是当代最有勇气和最有担当的作家之一。30余年来，他埋头伏案、笔耕不辍，以异常充沛的叙事激情、超凡脱俗的艺术想象、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和多变怪异的文体结构，述说着现实社会的荒诞离奇，品味着想象乌托邦的五味杂陈。

在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授奖词中这样评价获奖者阎连科：“两千年来，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无数神奇的事实与场景，而阎连科多年的写作，一直在寻找20世纪以来中国命运的矛盾。阎连科的作品吸引着我们，他的人生、思想与中国几十年的命运相关。……在他的写作中，神现实主义取代了现实主义。神实，是指超自然的、神奇的。阎连科的写作背叛既有规则，自己建立新的规则。每个故事都是新的写作游戏。……无论从文学还是经历，阎连科都实至名归。他有着犀利的讽刺和对现实的观察能力，最重要的是他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这和卡夫卡的创作精神一样。”阎连科在想象的天地中，坚持着一个作家独立的思考和不妥协的精神与立场，关注着人性命运，思考着生命意义，评价着生活理想，不断探求真实与虚构、现实与历史、传统与未来的隐秘联系。其语言、形象和情节给人们带来强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以及中篇小说《黄金洞》、《年月日》等等，作品质地厚重、扎实，其鲜明而独特的想象方式，

在意志的强度、生命的韧性和残酷的极端性描写中，勾连出亦真亦幻的艺术空间。而以《我与父辈》为代表的亲情散文，则以一种直抵心扉的感动，温润万千读者的精神之旅。阎连科的创作，始终内含一种乌托邦愿景：既存有明显的乌托邦倾向，而同时又有一种隐蔽的反乌托邦冲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交叉重叠，构成了阎连科创作的矛盾及特点，也构成其文学世界的重要视域景观。

阎连科在批判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同时，秉持一种创造性的现实主义，即通过“神实主义”来阐释其对文学内在意义的探索与挖掘，“神实主义”寄托了其乌托邦文学的全部向往与希冀。作家的创作追求朴实与真诚，将“情感”、“忧伤”、“疼痛”作为文学创作最重要的精神向度，并认为小说创作的最高技巧就是无技巧，有着将一切写作技巧都置之度外的“模糊”写作的态度。

阎连科有着开阔的文学创作视阈，在农村题材上做了大量的创新尝试，极大丰富了乡土叙事题材；而军旅题材作品描述了和平年代、新时期下的军营生活，以及新一代军人的精神状况和自我选择；知识分子题材则捕捉到当下知识分子的焦虑与窘境。作家多层面、立体地表达了他对土地的热爱和对底层民众的关注，而现实社会各种伦理规范与政治诉求之间的复杂碰撞和纠缠也在其笔端一一呈现。

阎连科通过其作品塑造了多样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个性鲜明、特点突出，凸显其对文学、美学和艺术的把握技巧。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总是承载各种形式的苦难和折磨，远远超出了人们生活经验范畴和通常意义的承受能力，他们为改变自我生存现状过上幸福生活，进行不懈抗争与努力，但悲剧性的是，他们的种种努力，最终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愿景。

阎连科的作品主要着力于乡土社会本源性苦难的书写，深刻反映底层民众的艰难处境和他们的奋斗挣扎，从而呈现了抗争苦难的人性意志品格。作品中，在讴歌人们努力抗争的同时，也无情地书写了人类在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百折不挠的抗争中，始终未能改变命运，往往以宿命性的失败而告终的结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阎连科为当代文学呈现的，无疑是一幅倾斜的乌托邦小说图景。

阎连科以其卓越的想象力以及出众的创造力，在文体上不断探索和尝试，在作品结构、叙述视角、语言运用等方面不断开拓创新；语言、情节和结构的设置变得极为奇特，超出我们一般的想象力；对地域方言和“红色语言”开掘利用得得心应手，使其文体平添了一种别样况味；独具特色的絮言体、索源体为当代文学增添了新的文体元素。

阎连科的作品充满了现实与理想、逃离与坚守、批判与崇尚的巨大张力，率真与坦然的性格自然流露于文本之中，通过文字对当代社会现状、底层人物命运、乡村政治文化进行了开拓性的“神实主义”还原。作家一直在内心深处营造其神实主义的乌托邦，用乌托邦叙事来坚持心中的理想，又通过反乌托邦叙事来反对现实不切实际的行动。作家寻求着汉语叙事的突破，努力建构起梦幻和现实于一体的想象世界与艺术空间，为当代文学展现了独特的阎氏艺术风格，在当代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典型的开创意义，在社会转型变革时期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

目 录

引 论	001
第一章 土地之子与想象的乌托邦	011
一、现实与神实：超越的另类现实主义	012
二、质朴与真诚：没有技巧是最高技巧	023
三、直觉与想象：“模糊”的写作追求	029
四、生存与宿命：为“为什么而写作”纠结	034
第二章 乡土精神与经验的传承	041
一、乡土叙事的变革与创新	042
二、军旅作品的起步与突破	053
三、文化生态的质询与思考	059
第三章 阎连科小说的人物谱系	071
一、乡土悲歌的演绎	072
二、权力狂想中的虚幻	080
三、女性美的酷烈呈现	085
四、英雄的消遁和日常化叙写	089
五、文化窘境与知识分子焦虑	098

第四章 阎连科小说的精神向度	105
一、残酷美学与苦难哲学	108
二、另一种小说乌托邦	128
第五章 阎连科小说的叙事形态	153
一、叙事的独立与自由	156
二、结构与文体的“杜撰”	162
三、语言的做旧与张扬	168
结语：倾斜的乌托邦	181
附录1：重建乡土社会变革中的情感伦理	185
附录2：赤子之心的朴实书写	193
附录3：参考文献	201
附录4：部分专家学者评论	209
后记：构建心中的桃花源——我的梦想，我的乌托邦	217

引 论

阎连科创作历经 30 多年，已凭借其 700 余万字的作品，跻身中国当代最重要作家之列。其作品无论题材选择、主题内涵、人物形象塑造、文本结构，等等，均有其特有的阎氏风格。极致的乡村苦难描写、个性化的文学叙述语言、独具特色的文体结构，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最具活力、最具影响力、最具个性的作家之一，阎连科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一个不容忽视的坚实存在。阎连科的农村题材小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军旅题材小说以及散文、随笔等均采用了比较独特的叙事技巧、策略和语言，在当代文坛中具有独特的叙述风格和美学特征。

阎连科因其“荒诞现实”的写作，直面底层民众生存压力，被普遍认为是继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提醒我们，应当直面现实，记住我们可能已经忘却的怀念与记忆。“阎连科是当代中国最具有探索勇气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不仅产量可观，而且几乎从不重复自己的书写经验，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具有艺术形式的探索性，开掘新的思想深度。……阎连科是当代中国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但并不是因为他的创作有争议才引起了读者的关注。阎连科是以他对中原父老乡亲苦难人生的拳拳之心、

对历史和现实的严肃思考和有原则地揭露，才赢得了读者的尊敬。”^①《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和《炸裂志》等每一部长篇小说的面世均引起社会巨大反响。2009年《我与父辈》的出版，再度引起中国当代文坛对阎连科的高度评价，作家以浸润生命体悟的笔调为当代文坛贡献上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散文力作，让我们看到了阎连科充满温情、质朴的一面。仅凭这一部《我与父辈》已经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勤奋高产的阎连科不仅是一位优秀出色的小说家，也是一名优秀的散文家。《我与父辈》叙述文本，没有采用以往那些惯用的多彩的语言文字，不再坚持他对荒诞现实的批判，而是采取了温和语调，平铺直叙。这样的一个稳健的转身跃动，促使人们对阎连科作品再次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理性阅读，让我们对其人其文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乌托邦是进入阎连科文学世界的一把钥匙，而事实上，乌托邦也确实从古往今来文学创作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乌托邦叙事内容大多是关于幸福生活的，是对不可实现的理想或幸福生活的憧憬与想象，或者说是追求和期待。作家本人曾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写作：

我的写作，就一直在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我的语言、结构、叙述、故事、人物、形式等等，包括我对现实的认识和写作态度、写作立场及文学的表达和追求，其实也就是一句话：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书写。^②

正如吴晓东所说的那样：“文学里的乌托邦因此牵涉一个时代的政治想象力和文化想象力，它并非是向壁虚构所能奏效的，实际上检验的是作家在文学想象中提供理念创新以及历史反思的能力，提供一

^① 陈思和：《第七届花踪文学奖得主阎连科的授奖词》，《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5期，第12页。

^② 阎连科：《“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讲演》，《渤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9页。

种远景叙事的预见力。”^①以乌托邦视角进入阎连科的文学世界，不仅能够获得文本阐释层面的有效性，亦可由此一定程度检视作家所处时代的文学想象力。

应该说，阎连科是当代华语文坛上最值得关注的严肃作家之一。质朴、勤奋且卓有成就，始终如一地凝望与关注着农村的弱势群体，对现实社会现状、底层人物命运、乡村政治文化作了原生态的叙述。《当代作家评论》曾在2007年第5期、2013年第5期两个专辑发表了专家、学者研究阎连科的理论文章，包括王尧、孙郁、王德威、刘再复、谢有顺、程光炜、陈晓明、张学昕、洪治纲、姚晓雷、陈思和、陶东风、栾梅健、黄平等评论家。2013年，林建法主编了《阎连科文学研究》，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将近年来对阎连科的研究与评论的精粹部分进行了汇编。2001年，李敬泽在《扛千斤之鼎——阎连科短论》中谈道：“他不可救药地执念于举鼎，去承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②当年看到这篇短论时，冥冥之中感到阎连科一定会成为大师级的作家。2007年，王德威曾这样“定位”阎连科：“是当代中国小说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虽然也开辟了一个又一个主题，像‘东京九流’、‘和平军人’等系列，成绩毕竟有限。然而90年代中期以后，阎连科仿佛开了窍，风格突然多变起来。他写家乡父老卑屈的‘创业史’、‘文化大革命’的怪现状，或是新时期的狂想曲，无不让我们惊奇他的行文奇诡，感慨深切。经过多年磨练，他的创作有了后来居上之势。”^③姚晓雷认为阎连科是“虎痴”：“阎连科就是这样一个既虎且痴、因痴成虎的形象。所谓痴，是他对民间苦难的执著关注；所谓虎，是他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其作品在当下中国所具有的惊心动魄的艺术震撼力。”^④几年过去了，众多凝重厚

① 吴晓东：《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81页。

② 李敬泽：《扛千斤之鼎——阎连科短论》，《北京文学》，2001年第9期，第31页。

③ 王德威：《革命时代的爱与死——论阎连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第25页。

④ 姚晓雷：《“虎痴”阎连科》，《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第82页。

实、令人深思、想象奇诡、文体怪异和思想深邃的作品都验证了阎连科的确是一位有自己独立思考、有责任感的作家，“扛千斤之鼎”是对阎连科一个非常恰当也是一个客观实际的评价。

阎连科是被读者、批评家冠名的“头衔”比较多的作家：“中国当代最具爆发力的作家”、“荒诞现实主义大师”、“当代少有的关注苦难的作家”等等，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担负或承载这样有些激进或沉重的称谓的，但是，那些在现实的背景下讲述荒诞离奇苦难的乡野生活故事、农民军人生活境遇和知识分子无家可归的现状以及独到的细节和心理描写，均在喜欢当代文学的读者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令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很多，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四书》、《炸裂志》，中篇小说《黄金洞》、《年月日》和长篇散文《我与父辈》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均是其创作中的经典。阎连科的每一部作品面世，均要在平静的文坛产生一串涟漪，激起一片水花，多样的甚至是有多重争议、歧见的评价使其成为当代文坛最受关注的、争议最多的作家之一。

阎连科 1958 年 8 月出生在位于豫西的嵩县田湖镇，1985 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 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阎连科 1978 年应征入伍，历任济南军区战士、排长、干事、秘书、创作员及第二炮兵电视艺术中心编剧，专业作家。2004 年，从部队以文职大校军衔转业到地方，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有才气又勤奋的阎连科，有时一天能够写上几千甚至上万字的作品，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这种写作状态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创作速度几乎赶上每三天墨水瓶要重新装满一次的巴尔扎克。自 1979 年发表第一篇刊登于原武汉军区《战斗报》上的《天麻的故事》到现在为止，据不完全统计，阎连科共创作了 11 部长篇小说、53 部中篇、51 部短篇，6 部随笔、3 部散文、6 部文论集等，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多产高产作家。阎连科不仅在国内赢得认可和赞赏，国外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国外的读者中也有很高的知名度，部分作品如《日光流年》、《风雅颂》、《四书》、《年月日》、《丁庄梦》、

《黑猪毛，白猪毛》、《坚硬如水》和《受活》等被译为日、韩、法、意大利、英、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德、捷克和蒙古文等十多种语言在海外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

福楼拜曾说：“只有艰苦卓绝的笔耕，只有狂热而始终不渝的不屈不挠精神才能造就个人的风格。”^① 作为一位在文坛耕耘多年的知名作家，阎连科有着极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渐臻成熟的创作风格。严重贫瘠闭塞的耙耧山脉保存着比较原始的生存状态和自然风貌，加上阎连科的才气和个性，使他的作品有着独特的风格特征和文化底蕴。一名优秀的作家会以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说，会以自己作品独特的结构、语言、人物、故事等建立一个特殊文本的存在。阎连科更是如此，就其小说创作而言，他的小说在写作策略、叙事技巧、叙述语言及叙事结构上有着顶级作家的路数风范和美学特征，形成了其独具个性的阎氏风格。作家站在农村民众的角度描述乡土民间价值观念上的变化以及复杂性，展示了乡土社会深刻的历史性危机，以惊人的写实盘点民族近百年的热点、焦点事件，“展示出的是中国的乡土乌托邦理念和形态是怎样在现代历史和现代体制中逐渐丧失了可能性和合法性，以及传统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法则是怎样丧失的历史过程。”^②

阎连科极致化书写着对乡土民间苦难的执著关注，读过《日光流年》、《丁庄梦》、《受活》和《年月日》的读者一定会强烈体会到通过文字所传递的疼痛感。其作品常常提到疾病、写到残疾：《日光流年》中三姓村村民因患“喉堵症”活不过 40 岁；《受活》中受活村是由残疾人们组成；《丁庄梦》中丁庄多人患上艾滋病，等等。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刻画出了大学校园里的知识分子形象，揭示了知识分子心理异化、人格系统溃败的演变过程，深刻触及了当下知识分子思想深处的潜意识，描写当下知识分子无处归依的痛苦灵魂以及乌托邦恐惧与乌托邦渴望的纠结与缠绕。他的军旅题材作品，关注农

① [法] 福楼拜：《福楼拜小说全集（下卷）》，刘益庾、刘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42 页。

② 吴晓东：《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3 卷 1 期，第 79 页。

民军人生存境遇，书写军人的日常生活，致力于展现农民军在当代语境中的遭遇和自我选择；描述和平时期的军人生活和精神状态，解构军旅小说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情结。同时，阎连科从不同角度对自己的创作模式进行了探索，从不同方向寻找抒发自己情感的可能。他的散文及随笔体现了叙述与抒情的艺术，长篇散文《我与父辈》通过对乡村伦理亲情的书写，追怀日渐消逝了的乡村伦理，其意义超出了叙事本身。正是因为这些饱含亲情的理性思考，提升了《我与父辈》的文学艺术品位和理论思想价值，使其进入了生存哲学的层次。同时通过对细节的描写，不但揭示出了生活的意味，也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具体可感、栩栩如生，小说式的表达给散文创作带来了新的气息、新的韵味。

阎连科获奖作品很多，长篇、中篇和短篇均有获奖。主要作品中《坚硬如水》获得“九头鸟”长篇优秀作品奖，小说采用反讽意味、具有时代特征的语言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两个造反派的斗争史和浪漫史，展示了阎连科对人性、对政治和对文化的深刻思考。作品通过反讽突出情境前后的反差效果，在人物矛盾和情境矛盾中展现出作者对历史发展与当下现实的反思。《受活》获得第三届“老舍文学奖”、第二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南方周末》30年来10部最优秀作品之一。2015年，《受活》日文版获得日本读者评选的日本“twitter文学奖”，这也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小说虚构了一个由残疾人组成的受活庄，以充满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激情，描述了具有象征意味的受活庄所演绎的荒诞、残酷的人间悲喜剧。《日光流年》成为第五届、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2008年入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长篇小说卷，新时期文学30年共有5部小说入选，《日光流年》是其中的一部，其作品成就及重要性可见一斑。小说描写了耙耧山脉一个三姓村里发生的故事，把农村民众的悲惨生活、苦难无助的生存环境写得触目惊心，是对农村生存环境一次绝望的书写，作者把苦难写得质感透明，从而写出了乡村的一部心灵宗教史和生命救赎史。《风雅颂》获得2008年

度《南方周末》唯一“年度小说”，同年评为《亚洲周刊》全球华语 10 部好书之一，作品描述了知识分子在追求现实乌托邦的梦想破灭后，转向精神层面的乌托邦的构建故事。中篇小说《黄金洞》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也是阎连科的第一部获奖作品，小说描写了改革开放 10 多年前后，贡氏父子三人等一批农村民众的黄金梦想，揭示了物质社会人性的美丑和善恶。《年月日》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作品采用了生动形象的土语、实词和短句，描写了一个农村老人与太阳争胜负的寓言故事，展示了人类的生存困境和人类百折不挠进行抗争的悲剧精神。《我与父辈》分别被中央电视台、搜狐网、中国散文协会、《新京报》、《京华时报》、《中国图书商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评为 2009 年度优秀作品，获得《亚洲周刊》“全球华语优秀作品奖”等多项文学奖。2011 年，“施耐庵文学奖”在施耐庵的故乡江苏兴化设立，《我与父辈》获得了首届“施耐庵文学奖”。2011 年，麦田出版社出版了《四书》，入选法国世界文学奖“费米娜文学奖”最终决选，作家从人类发展历史的高度，通过神现实主义书写，对沉沦者、反叛者、坚守者、救赎者四种角色的塑造来审视那些在那段特殊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而思索人类的宿命悲剧。

2013 年，阎连科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该奖有马来西亚最高华人文学奖的美誉。同年，获“布克国际奖”提名，并且进入最终决选名单，是继 2011 年苏童和王安忆之后第三位入围该奖项的中国作家。

2014 年，阎连科获得 2014 年度“卡夫卡文学奖”，并发表演说《上天和生活选定那个感受黑暗的人》。“卡夫卡文学奖”是国际上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也是“诺奖风向标”，这也是该奖项自 2001 年设立以来，首次颁发给一位中国作家，成为继村上春树之后第二个获得该奖项的亚洲作家。

2016 年，阎连科再次获“布克国际奖”提名，进入最终决选名单。

阎连科的作品褒者有之，而批评和指责也同样深刻。阎连科的几部作品，最没有争议的是《情感狱》、《我与父辈》和《北京，最后的纪念》等；反映艾滋病的《丁庄梦》、反映知识分子状况的《风雅颂》、反映“文革”的《坚硬如水》、《四书》等多部小说备受争议。作家以荒诞、戏谑、黑色幽默等手法处理政治、军人题材作品，由于过于反面书写，偏离于主流政治等方面原因，使阎连科的创作陷入尴尬的境界。作品引起的一些争议，不同程度地削弱、束缚了其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使作品的生命力与冲击力受到一定的制约。

关于文学作品中的乌托邦，武跃速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中认为：“乌托邦精神一直渗透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中，承载了一代代知识分子面对世界人生的使命意识和无限憧憬。”^①阎连科的创作一直围绕着乌托邦理想，许多作品反映了其乌托邦创作倾向，应该说乌托邦是其创作的一个重要景观。阎连科曾说：

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整个人类，如果没有梦境，没有梦想，那我们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就是说，没有乌托邦的存在，就没有社会发展的理由了。实质上，我们历朝历代都在为梦境而奋斗，为乌托邦而奋斗。恰恰是一个乌托邦的破灭和另一个乌托邦的建立在引导着人类向前的精神。乌托邦是人类诗意的存在。

……

试想，如果没有一个共产主义那样的乌托邦之梦，这样一个乌托邦理想，我们这个民族如何会那么乖顺地度过“文革”，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社会几十年的发展不是都被共产主义这个“明灯”引导向前吗？……乌托邦其实是人的发展中的一环又一环的梦中的明灯，是人类为生存建造的诗意的精神之园。^②

① 武跃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5页。

② 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阎连科的许多作品中虚构了现实的乌托邦和精神的乌托邦，比如受活庄这个乌托邦世界，讲述受活庄乌托邦式的自足农耕社会的历史故事，提出了区别于现实社会秩序饱含政治理想的乌托邦式的村庄存在，同时，受活庄的人们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和市场经济的乌托邦想象又最终否定了传统意义的乡土乌托邦，阎连科的这部作品充满了对社会秩序的批评和质疑。在其另一部作品《风雅颂》中虚构了“诗经古城”，知识分子在追求现实乌托邦的梦想破灭后，转向精神层面的乌托邦构建。包括《丁庄梦》、《日光流年》等等，这些作品表达了人类对幸福理想社会的追求与渴望，对伦理秩序井然世界的追寻和探求。姚晓雷在《开在边缘世界的一组梦之花——从阎连科近三部长篇小说创作谈起》中提出了《日光流年》、《受活》和《丁庄梦》三部长篇中作家所追求另类桃花源梦的乌托邦创作视角；在《走向民间苦难生存中的生命乌托邦祭》中解构《日光流年》一书的主题，提出其作品表现对生命本身意义理解，呈现为乡村苦难的乌托邦场景。作家在描述乌托邦想象中，既满怀憧憬又饱含讽刺，既有悲哀又有焦虑。作品中，在与恶劣环境、悲惨命运相抗争的过程中，疾病死亡阴影始终笼罩在主人公的头上，循环往复，徘徊不去，正如希腊神话中诸神惩罚西西弗斯那样，要把巨石推到山顶，当石头抵达终点后又会滚下来，那块石头使得西西弗斯不停地搬运，要不断地重新把石头推上山顶，不停地重复着无意义的动作，村民们满怀着改变命运的希望去抗争，最终只能得到乌托邦理想破灭的结果。

其实，阎连科一直在内心营造他现代主义的乌托邦，“也正是这些现代乌托邦的存在，才造就了许多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丰厚的精神魅力，在一个充满物质泡沫的世界上呈现出另一方深邃坚实的审美天地。”^①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构成阎连科文学世界的重要视域景观，其

^① 武跃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5页。